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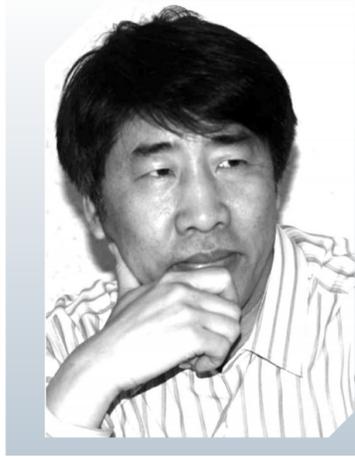
新观察

文学的先锋性永远重要

——也谈“新南方写作”与广西文学 □ 仁发

新世纪不知不觉已跨过了20多个年头,以某种命名来界定一个时期文学主潮的方式,在复杂的文学现象面前显得越来越捉襟见肘。

在这种情况下,几位思想活跃的青年学者和青年作家共同提出了“新南方写作”的概念,从他们的对话和文章中了解到所谓“新南方写作”的特征大致有:一是地理位置感区别于以往的“江南”,是“南方以南”,套到行政区划上,大概是指广东、广西、云南、海南、香港、澳门,甚至包括东南亚一带的华文写作,当然也就涵盖“大湾区”了。



“一个文学概念能引起关注和讨论是好事,是对文学发展有推动作用的事。”

通观广西文学之所以若干年来一直活跃,其中的秘密就在于广西的作家始终没有放弃对文学先锋性的追求。”

与这个说法提出前后差不多的时间里,不知各位是否注意到,北方也有一个文学概念引起了一定程度的关注,那就是“东北文艺复兴”。

不管怎么说,一个文学概念能引起关注和讨论是好事,是对文学发展有推动作用的事。现在我还是接过这个话题的后半句“广西文学”来聊聊。

寻找生路。儿子有个青梅竹马的恋人,临行前与恋人告别,约定混出个样子会回来娶她。

前不久,广西的青年作家祁十木拍了东西1994年在《作家》发表的小辑的图片,这组小辑包括东西的两个短篇小说《商品》和《飘飞如烟》。

小说给《作家》,然后做成小辑,配上评论,隆重推出。《商品》是特别牛的一篇作品,东西在写作这个小说的时候,将对文本的解剖直接放在文本之中。

不论是鬼子的《白竹滩·门板》,还是东西的《商品》,这两篇小说在发表之时都是非常先锋的,也是极具冲击力的。

通观广西文学之所以若干年来一直活跃,其中的秘密就在于广西的作家始终没有放弃对文学先锋性的追求。

短评

生命的叠加和错位

——评姜东霞小说集《好吧,再见》 □ 钟 硕

一般而言,女性作家的作品特质大多有源可循,除语言特征外,题材和视角往往多以男女纠葛及家庭纷争,以单一情感线性结构和个体生命体验作为切入点。

近年来姜东霞的创作多有实验性,这个践悟过程的本身体足以让她的创作不落俗套,规避了许多俗世污染和纷扰。

的生死,一次次抵达了“文学性”的生死。

姜东霞的小说中充斥着最为传统的书写指向——死亡。她把死亡内化为一种隐喻或者精神象征,从而具有了审美意义上的生的距离,以及苏格拉底所指对“死亡的准备”。

可以说《通缉》是一篇声色味俱全、时间跨度较长、寓意也更繁复并具有多重解读性的小说。

优秀的作家,一定会在作品中找到内在存在与外在真实之间的关系,从而抵达另一维度的价值与意义。

在《风和破碎的阳光》里,姜东霞精准传递了女主人的自我张扬、自我救赎与分裂,以及“世界整个就在我里面,而我整个就在我的外面”。

Advertisement for 'Sichuan Literature' magazine, listing authors and titles.

Advertisement for 'Sichuan Literature' magazine, listing authors and titles.

Advertisement for 'Sichuan Literature' magazine, listing authors and titles.

关注

贵州作为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,举行了一场场轰轰烈烈的脱贫故事,涌现出大量优秀文艺作品,记录着新时代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山乡巨变。

贵州地处云贵高原,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区,也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的省,山多是贵州最为明显的特征。

欧阳黔森在贵州本土生活数年,见证了这片土地翻天覆地的变化,也以深入在场的写作姿态切实参与到脱贫攻坚的实践之中。

书写的贵州脱贫攻坚的伟大历程,展现新时代的山乡巨变可谓是其报告文学的创作初衷。

在给予贵州地理山川无限热爱的同时,贵州人民在艰苦环境中所表现出的不屈不挠、艰苦奋斗的精神面貌亦得到充分展示。

在给予贵州地理山川无限热爱的同时,贵州人民在艰苦环境中所表现出的不屈不挠、艰苦奋斗的精神面貌亦得到充分展示。

旧貌换新颜

陈佳翼 李 宣

新时代脱贫攻坚文学中的生态书写

Advertisement for Nanjing East China Book Company, listing titles and contact information.